



www.duxiu.com

滿腔忠誠化烈火

编 者 的 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为了适应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需要，我们已陆续编辑、出版了一些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家史，今后我们还要继续编辑、出版。

“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满腔仇恨化烈火》这本小册子，所收集的四篇家史，再一次活生生地证明了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他们还以血的事实，痛斥了叛徒、卖国贼林彪所鼓吹的反动的孔孟之道，真切地说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

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革命斗争精神，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英勇奋斗。

一九七五年三月

目 录

- 新旧社会两重天 (1)
- 满腔仇恨化烈火 (17)
- 宁死不屈 (37)
- 我恨透了万恶的旧社会 (51)

新旧社会两重天

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一天，夏邑县业庙公社芦庄大队焦庄生产队模范饲养员焦洪山，正在饲养室里忙着喂牲口，突然大队党支部书记笑哈哈地来到他跟前，说：“洪山，报告你个好消息，县里通知让你到北京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国庆观礼。”焦洪山一听，心情万分激动，心里扑腾扑腾直跳，情不自禁地说：“咋！让我去北京？”书记满怀激情地说：“是啊！这次你去北京就要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顿时，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象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幸福的泪花顺着眼角直往外流。这天夜里，焦洪山屋里的灯特别亮，他坐在桌前端详着毛主席画像，心想：旧社会逼得俺家破人亡，新社会当家作了主人，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忆过去，看现在，想斗争后的胜利和胜利后的斗争，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童年的火种

焦洪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从他刚记事时起，爷爷、父亲就给地主扛活，出尽了牛马力，没黑没明地干，但一年还

是弄不够半年稀糊涂喝的，秋收一毕就得出外要饭。为了糊口，焦洪山九岁那年，爷爷焦勤友不得不租种本村地主焦勤思的四亩地。这年秋天，全家辛勤劳动，在这四亩地上种上了小麦。第二年春天，一家人看到绿油油的小麦都十分高兴，焦勤友心想，今年除了交上租子，准能剩一部分，一家老少也能吃上几顿饱饭了。谁知就在这小麦刚刚吐穗的时候，一场狂风卷着暴雨，一直落了五、六天，小麦全部被大水淹没。水下去以后，全家看着象碾碾一样扑倒在地、淤上黑泥的小麦，发起愁来，往后这日子可咋过呀！

种一葫芦还打不到两瓢的麦子总算收到家来了。

一天，焦勤友一家正在拾掇着麦子，勤友的老伴用簸箕簸了又簸，搓了又搓，把打下的那一点秕麦子，倒进小笆斗里。正在这时，焦勤思带着他的管家来逼租，气势汹汹地说：“麦子已经打下了，怎么还不交租子？”

焦勤友看了他一眼，霍地站起来，指着小笆斗里的一点秕麦子，说：“连种子都没见够，拿啥交租子！”

焦勤思白眼珠子一瞪，恶狠狠地说：“拿啥交？我的地是白种的，嗯！不收一粒也得交！”管家急忙把笆斗的麦子掂到焦勤思面前，焦勤思抓起一把一看，麦粒又秕又小，给管家使了个眼色。管家心领神会，把帐本摊开，算盘拨得哗啦哗啦的响，说：“每亩交租八十斤，四亩应交三百二十斤，折款三十二块，这笔帐给你记下了！”说罢，算盘一夹，跟在焦勤思的屁股后面走了。

焦勤友背上了阎王债，心里象压了千斤石。他明知越租

种地主的地，越要欠债，可因生活所迫，还只得压住心头的怒火，继续种下去。

从此，焦勤友一家，风里来，雨里去，历尽千辛万苦，终日在这几亩地上出力流汗，总算把这块地种厚实了。第二年，小麦长得格外茁壮。哪知焦勤思看到后，又出了鬼主意。

一天，地主管家来到焦勤友家里，把帐本子一摊，老鼠眼一瞪，对焦勤友说：“东家急需用钱，要清清帐，你欠的债限三天还清！”

焦勤友一家要饭要了一春，吃的都没有哪还有钱还债，他冲着管家说：“三春上逼债活是要命！”

“三天还不清债，东家就要抽地！”管家说罢走了。

三天过去了，焦勤思亲自出马，找到焦勤友说：“去年租子你不交，现在债你又不还，地不能再叫你种了，从今天起把地抽回！”

焦勤友一听抽地，火冒三丈，指着焦勤思的鼻子骂道：“焦勤思！眼看麦子快要收了，现在要抽地，你安的啥心！”

焦勤思蛮不讲理地说：“我的地我当家，说抽就抽，还能属你管！”就这样，全家人辛辛苦苦种的小麦，硬是被焦勤思强行霸占了去。

麦子被霸占后，焦勤友又气又恨，不几天就病倒了。那时，家无一粒粮，全靠要饭和剜野菜度日。焦勤友的病不仅不能得到治疗，就是连碗面汤也喝不上。就这样，焦勤友一

天天地煎熬着，病情也越来越重。一天夜里，全家人围在床前，看到焦勤友那干瘦的面孔，说话又少气无力，眼泪直往下掉。焦勤友看到全家人为他担忧，想着往后的日子更不好过，便对老伴说：“眼看全家老小命难保，我看还是把两个闺女送给人家……逃条活命吧……”老伴听到这话，心里象刀刺一样难受，可她看到孩子只显得高颧骨，深眼窝的瘦脸，就没有说什么。两个闺女听到要给人家，一头扎到母亲怀里，痛哭着说：“娘，俺不去呀，咱死死在一块！”母亲流着眼泪声音颤抖地说：“妮啊！不……不是爹娘心狠，是地主逼得咱没有活路啊！有一线活路也不让您离开爹娘……”不几天，两个女儿被人家接走了。临走时，母女难分难舍，全家人抱头痛哭。母亲用手理了理女儿额上的乱发，擦了擦脸上的灰尘，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扑簌扑簌地直往下落。她眼看着两个女儿就要离开身旁，心里一抽，晕了过去。等她苏醒过来，再去看时，女儿已经走远了，焦勤友看着两个闺女给了人家，连病加饿，不久死去。从此后，全家的生活负担，便落到了洪山的父亲焦殿家身上。

焦殿家是个刚强直性子人，但是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他只有把仇和恨记在心里。一天，洪山天未明就出去讨饭了。下午掂着空空的要饭篮子回来时，在地主的榆树上剥了一块榆皮，被焦勤思看见了，张口就骂：“穷命鬼，你剥我的树，非打死你不行！”说着，就朝洪山劈头盖脑地打来。焦洪山年小力薄，挣脱不下，被打倒在地上，口中不住声地骂。焦洪山被打得遍体鳞伤，一瘸一拐地回到家，见到

父母痛哭起来。殿家看洪山被打成这个样子，眼都气红了，掂把菜刀要和焦勤思拚个死活。这时母亲急忙上前拦住，劝道：“人家有钱有势，你一个人去拚，不是送死吗？这个仇咱要记住，总有一天要报！”

苦难的岁月煎熬着苦难的人们。殿家的母亲看着一家人瘦得皮包着骨头，在家实在无法熬下去了，就对殿家说：“你领着孩子出去讨个活路吧！”就这样，殿家含着眼泪辞别了老母亲，背着小女儿，洪山的母亲背着未满周岁的弟弟，后面跟着洪山，迈着少气无力的脚步，逃往外乡去了。

在逃荒的路上，靠讨饭活命，走一村要一村，走一店要一店，忍饥受饿。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家人来到了安徽省的正阳关。白天出去要饭，夜晚住在一座破庙里。数九寒冬，滴水成冰。一次，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一连儿天下个不停。焦洪山一家人盖着一条破烂的薄被子，卷缩在破庙里，孩子冻饿得直哭。后来，实在受不了，洪山的爹娘让洪山在家看管着弟弟、妹妹，不得不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没膝的大雪出去乞讨。这里沟壑纵横，丘陵起伏，哪能分辨出哪里是沟，哪里是路。一路上，陷进雪沟里，爬出来再走；滑倒在路上，起来继续朝前赶。一天不知摔倒多少次，弄得浑身是雪，脸冻得发紫，手脚冻得麻木。傍黑，当洪山的母亲返回离破庙不远的地方，就听到洪山的哭啼声。于是，她吃力地拚命往回赶。她踏进庙门，猛一愣，看见五岁的女儿由于连饿加冻，已经不动弹了。她急忙把女儿托起，呼喊道：“妮啊！你饿几天了，娘给你要来馍馍了，你吃一点吧……”可女儿浑身

冰凉，已经冻僵，再也回答不出声音来了。洪山的父亲含泪把女儿埋了以后，不满周岁的小儿，也慢慢闭上了眼睛。母亲把小儿抱在怀里，泣不成声地说：“孩啊，娘的娇孩啊！你再吃娘一口奶吧……”可洪山的母亲瘦得性命难保，哪还有奶水。她把干瘪的奶头塞在孩子嘴边，孩子青紫冰凉的小嘴再也张不开了。就这样结束了他短暂的生命，离开了人间……。

两个孩子死了不久，一场大祸又临头了。一天，两个鬼头鬼脑的家伙闯进破庙里来，环视了一下，问道：“哪儿的？”

“要饭的！”焦殿家回答。

一个家伙看了焦殿家一眼，说道：“今天该你出壮丁了！”

“为啥出我的壮丁？”焦殿家愤慨地反问。

“为啥出你的壮丁？嘿嘿，这是上级给西天爷的命令！”另一个家伙说。后来，这两个家伙看焦殿家瘦得那个样子，转脸一啣咕，说道：“好了，好了，今天你不去，就得出四块钱的壮丁费！”

穷人衣不遮体，食不充饥，哪还有钱出壮丁费。这两个家伙看到无油水可榨，就把视线转移到十几岁的焦洪山身上，说：“拿不起壮丁费，可以拿这小子来当！”稍停了停，又假惺惺地说：“看着这孩子挨饿也怪可怜，叫他到西天爷那里扛个活，总也算给他找了个饭碗。”

焦洪山气愤地说：“宁愿饿死也不去！狗娘养的，你不讲理。”这两个家伙抓住焦洪山就往外推，焦殿家夫妇忙扑

向前去阻拦，被踢倒在地，强行把焦洪山拉走了。

焦洪山从小就跟着父亲干活，逃荒，要饭。自从被抓到杨西天家以后，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恨不得一下子回到父母身边。可是他想，逃出这虎口，又怕给父母招惹是非，所以，就在杨西天家勉强停了下来。

杨西天是这一带有名的大地主。他上勾结官府，下靠一帮狗腿子，私派捐税，催粮要款，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被逼来给他扛活的人，算盘一响，一年的劳动被剥削得一干二净，年老或得了重病，就要被赶走，逃跑抓回来，就要被活活打死。就是在这样榨取穷人血汗的白骨堆上，建起了他那罪恶的楼堂瓦舍，万贯家业。然而说起话来，却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当地群众一提起杨西天，没有不恨得咬牙切齿的，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吸血鬼”。

杨西天的管家，群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蒜瓣子牙”，是杨西天的一个得力打手。这人四十来岁，瘦长个子，长着一个四楞子头，翘起着七零八落的黄板子牙，经常跟在杨西天的屁股后面，献毒计，耍花招，是个十分阴险毒辣的家伙。焦洪山就是被他抓到杨家的。

焦洪山自从进了杨家地主大门，如同进了人间地狱。白天一天三晌在地里干活，回到家里还得打水，铡草，喂牲口。尽管如此，也只能吃上些残汤剩饭。冬天睡在草窝里，夏天睡在潮湿的牛棚里，蚊子咬，蚊子叮，就这样还经常遭毒打。一天，焦洪山到十几里外的赵左楼去担酒糟，往返两三趟，因最后一趟劳累过度，返回稍晚了一点，杨西天说他

在路上磨洋工，耽误了喂牲口，结果被毒打一顿。这天夜里，他一直在想：在家两个姑姑给了人家，爷爷含恨死去，逃到这里，弟弟、妹妹活活饿死，自己又被逼到狗地主的大门里，挨打受骂，这到底是为什么？一连串的问题，在他脑海里翻腾：富人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这难道真的象地主所讲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吗？不是，绝对不是。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劳苦大众受到的苦难中，看到了在这个黑暗的鬼世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都是黑心肠，认识到地主都是靠剥削穷人发家，穷人都是被地主榨干了血汗，才被逼得家破人亡。焦洪山越想越愤怒。因此，他恨透了万恶的旧社会，恨透了那些地主老财。他暗暗下定决心：这口气总有一天要出，这个仇总有一天要报！

倔强的斗争

“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地主老财杨西天对穷工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焦洪山和几个穷工们积压在心底的仇恨终于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这一年，焦洪山辛辛苦苦总算熬到了麦收季节，就同几个穷工们去领工钱，可是“吸血鬼”让蒜瓣子牙一算，除了饭钱就没工钱了。他们几个回来愤怒地说：“‘吸血鬼’心真狠，咱白白干了一春，他不给老子一个工钱，咱也得治治他。”

一天，焦洪山和郑老花、郭长如等几个穷哥们商量，决

定串联穷爷们夜里轰抢杨西天的麦子，给狗地主点颜色瞧，也叫他看看咱穷人的厉害。他们把一切安排停当后，深更半夜时分，几十个穷爷们都先后来到了村西的麦地里。他们设下岗哨，定了“口令”。只见掠的掠，装的装，十五亩麦子很快轰抢一空。焦洪山等人在三更天才回到长工棚里。

第二天早晨，蒜瓣子牙催着长工到地里割麦，但到西地一看，十五亩麦子被轰抢光了。他急急忙忙跑回家，向杨西天报告。杨西天听了非常恼火，活象一只刚被捕住的野狼，四处乱撞，立坐不安。这时，蒜瓣子牙凑到杨西天跟前，恶眼珠一转，阴险地说：“我看，这麦子准是这些穷长工领头干的！”杨西天“嗯”了一声，便指使他四处追查，审问长工。但穷人们心心相连，都恨透了杨家地主，谁也没有说出轰麦的事，却都给蒜瓣子牙顶了回去。

蒜瓣子牙的追查、审问，没有弄出轰麦的线索，杨西天不甘罢休，便亲自出马，进行诱骗。上午，他叫蒜瓣子牙把穷工叫在一起。这时，杨西天拄着文明棍来到面前，装出一副“慈善”的面孔，皮笑肉不笑地说：“大家都坐下吧，都是自己人。我杨家历代行‘善’积‘德’，深明‘仁义’。你们在这里干活，有工钱，有饭吃，可是竟出现‘乱臣贼子’，轰抢我的麦子。你们要说出来是谁带头干的，我杨某有赏……”

穷工们全不理睬他那一套，一个个都射出鄙视的目光。杨西天见没有一个吭声的，就暴跳如雷地说：“他妈的，今天不说出来，老子不管你们饭吃！”

大伙一听他破口骂人，个个紧攥拳头，冲上前去，齐声说道：

“他妈的，你骂你自己！”

“不管吃，老子要造反，就不干活了！”

杨西天一听，怒气冲冲地说：“你们这些穷鬼，想‘犯上作乱’！”

这时，焦洪山从人群中冲了上去，指着杨西天厉声痛斥：“杨西天，什么犯上作乱？！大伙给你卖命，不给工钱，现在又说~~不~~不给饭吃，你行的什么善，积的什么德，讲的什么‘仁义’？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从今天起停工！”

“从今天起停工！”

“停工！！”

“停工！！！”

这吼声，似声声霹雳，响彻长空，震天动地，吓得杨西天心惊胆战。蒜瓣子牙怕主子吃亏，马上对杨西天嘀咕了一声，急忙从人缝中挤出来溜走了。

杨西天不但没有查出来麦子是谁领头轰的，反而被穷工们弄得那样狼狈，心中更加恼火。他虽然怀疑领头轰麦的是焦洪山，但因抓不住把柄，所以，就暗地与他的兔崽子杨小麻子和蒜瓣子牙定诡计，对焦洪山下毒手。

一天傍晚，蒜瓣子牙突然叫焦洪山、田四、魏连方三个长工到场里去看麦，心怀鬼胎地说：“今天刚打好过了称的一千五百斤小麦在场里放着，少了别说对不起！”

焦洪山等人清楚地知道，杨西天被轰了十五亩麦，毒气没



出，这几天又看到杨西天行迹鬼祟，就预料到他要下毒手。

这天夜里，焦洪山时刻警惕着狗地主的鬼把戏。突然，洪山看到从场东边来了一个人，东张西望，轻手轻脚地朝放麦处走来。稍停片刻，那人四周听了听没有动静，以为洪山他们睡着了，就急忙扛起一袋麦子。正要走时，洪山推了推身旁的田四、魏连方二人，大喝一声：“偷麦的站住！”那人吓得一哆嗦，口袋扔在地上，拔腿就跑。洪山一个箭步追上去，一看是杨小麻子，一把卡住脖子，按倒在地上，三人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了起来，他嚎叫着说：“别打了，我是小麻子。”焦洪山边打边故意地说：“你这家伙夜里偷麦，还敢冒充主人，打！狠打！”……只打得地主兔崽子一颠一跛地窜开了。

第二天一早，焦洪山、魏连方就找到杨西天的大门上，田四就走东家，串西家，到处大声吆喝杨小麻子半夜三更偷麦的事，揭露杨西天施毒计，搞陷害的阴谋。

乡亲们听说此事，都纷纷赶来。顿时愤怒的吆喝声，责骂声，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狗地主杨西天龟缩在家里不敢开门，被弄得头昏脑胀，丧魂落魄。这一次斗争，打击了地主老财的嚣张气焰，给穷爷们壮了胆。

焦洪山和穷爷们惩治了杨家狗地主后，更增加了杨西天对焦洪山的百般虐待和折磨。焦洪山顽强反抗，英勇不屈，就和穷爷们一起去找杨西天算工钱，杨西天看大伙来到面前，从太师椅上站起来，点头哈腰地说：“嘿嘿，伙计们，今年的收成不是很好，工钱得减少几个。”焦洪山气愤地

说：“谁说今年收成不好，收那么多的粮食哪里去了！”

“你……你这是瞎说！”杨西天被问得张口结舌。

“杨西天，你要的什么鬼点子，我们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给你卖命，工钱一个不能少！”郑老花抢上前去说。

大伙也都喧闹起来。

杨西天和蒜瓣子牙被驳得理屈词穷，死皮赖脸地说：“干不干由你们，工钱反正得减少！”

焦洪山厉声说道：“干不干由我们，想减少工钱，办不到！”

穷长工们吵得更加厉害。

杨西天一看不好收场，慌忙说：“好了！别吵了，给你们算！”蒜瓣子牙翻开帐本，拨弄几下算盘，说道：“焦洪山的工钱摊四块整，以前欠壮丁费四块，两不找。”

焦洪山一听，新仇旧恨一齐涌向心头，他把拳头往前一举，大声吼道：“杨西天，你真狠毒，老子再不给你当奴隶了！”

“哼，你这穷小子，今天在这里煽动人心闹事，快给我滚！”杨西天拍着桌子象只发疯的野狗大声狂叫。

长工们满腔怒火，象江河激流一涌而上，把这两条恶狗围了起来。

杨西天见势不妙，慌忙从一边溜走。蒜瓣子牙还没来得及走开，被洪山一把抓住，推得他东摇西晃，一头栽倒在地上，象条丧家犬似地爬起来跑开了。

就在这天夜里，焦洪山怀着对狗地主的无比仇恨，怀着

对穷爷们恋恋不舍的心情，逃出了虎口，找到了父母，连夜向久别了的家乡奔去。

新的征途

焦洪山一家，一路艰难奔波，回到了焦庄村。

这时候，我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处在黎明的前夜；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地方反动政权也犹如惊弓之鸟，恐慌万状；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进一步推向高潮。焦洪山和其他穷苦人一样，在斗争中盼望着黎明的到来。

时隔不久，党领导的地方游击小分队，开始在这里活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一天晚上，游击小分队的郭指导员来到了焦洪山家。焦洪山一听是亲人来了，激动得热泪盈眶。接着他向郭指导员诉说了自己一家苦难的悲惨遭遇，表达了投身革命的坚强决心。后来就在洪山家还秘密召开了穷人会，决定建立起地方民兵组织。从此，焦洪山就成了秘密情报员。打这以后，焦洪山带着党的委托，肩负革命的重担，在革命的征途上更加阔步向前。他不顾生死安危，侦察敌情，给我游击队递送情报。

一天，焦洪山把侦察到的一些土匪、伪保长在会亭炮楼集结的情况，当即报告了我游击小分队，共同进行了认真研究分析。一致认为这是敌人在研究对策，妄图对我游击队进行疯狂反扑。为了打击敌人，保存我方力量，必须主动进

攻。

这天夜里，焦洪山同当地的几十个民兵，配合我游击小分队，埋伏在会亭炮楼附近。当这股敌人正在炮楼内吃喝玩乐时，只听“砰砰”两枪，埋伏在炮楼四周的我游击小分队和民兵，子弹、手榴弹，直射向炮楼。一时硝烟弥漫，火光四起，映红了整个会亭上空。敌人象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乱逃。经过这场战斗，击毙了顽固的伪营长夏立亭、伪保长胡仲等人，活捉了土匪梁洪志等人，这帮坏蛋一个个都受到了人民的制裁！

拂晓前，我游击小分队开始转移。焦洪山为了掩护我游击队的转移，不幸被捕。几个逃命的敌人，把他拉到荫柳棵里，进行审问：

“游击队转移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焦洪山斩钉截铁地回答。

“谁是民兵队长？”

“还是不知道！”

“不说，今天就把你打死在这里！”另一个家伙气急败坏地说。

我当地民兵组织发现洪山还未赶回来，急忙派人接应，听到吵闹声，直朝荫柳棵里飞奔跑去。只见那几个家伙正要对焦洪山下毒手，他们大喝一声：“不准动手！”那几个家伙听到我民兵一阵喊声，吓得魂不附体，仓皇逃命。

红旗指处乌云散，昔日奴隶见太阳。一九四九年，夏邑县城终于获得了解放，焦庄村的劳动人民从此获得了新生。

广大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农民协会，焦洪山被选为农协组长。在党的领导下，他和贫下中农一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村上召开了斗争大会，斗争了地主焦勤思。与此同时，获悉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杨西天和他的忠实走狗蒜瓣子牙也被人民政府镇压，为人民除了害，雪了恨。

解放后，焦洪山在革命道路上不断前进。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更加焕发了革命青春。他年过七十不服老，一心一意为革命，身居饲养室，放眼全世界，二十一年来为集体发展繁殖骡马二十七匹，牛驴八十三头。多次出席省、地、县劳动模范会议。一九六八年党和贫下中农让他到郑州管理大学。一九六九年他又参加了建国二十周年国庆观礼，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被选为县委委员、公社革委常委、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焦洪山深深体会到：解放前后的变化，真是两个社会两重天，一个苦来一个甜。他深有感触地说：“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说到底就是让我们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那是万万办不到的！”现在他站得更高了，看得更远了，决心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革命，永远革命，为解放全人类，贡献自己的一切。

（中共夏邑县委宣传部整理）

满腔仇恨化烈火

灵宝县盘龙大队模范共产党员李德义同志，是一位年过半百而充满革命朝气的老人。

在黑暗的旧社会，他和千百万劳动人民一样，有一部血泪斑斑的家史。

含 愤 出 逃

德义同志原籍是灵宝县苏村公社周家塬大队沟西村人。

一九二八年那阵子，群魔乱舞，鬼蜮横行，军阀混战，抓丁、拉夫，苛税重重。多少穷人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就在这一年，又遭了大旱。麦苗干枯了，秋田种不上，庄稼绝收。穷苦农民遇到这种年景，就更无法生活了。

穷人遭灾难活命，富人荒年发横财。灾荒正是地主老财压榨和剥削穷人，霸地占房发横财的好时机。开粮行、设盐店，吸尽方圆百里穷苦人民血汗的岳渡村大地主阎喜顺幸灾乐祸地说：“哪怕旱上它三年，也饿不着我姓阎的肚子。越旱，方圆的地就都成我的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阎喜顺一天三次来李德义家催租逼

债。德义家几天都揭不开锅了，哪来的粮食给他们！父亲看看全家老小饿的样子，向阎喜顺讲理说：“天不下雨，颗粒不收，肚子里都没啥填，哪有粮食给你！”

狗地主狞笑了一阵，心怀鬼胎地站着不走，准备拿出毒辣的一着。事情是这样的：德义家仅有的三亩好地，早已被这个阎财主看中了，他时刻寻找机会，想把这三亩地弄到手。阎喜顺就和德义村的地主段振生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他通过段振生这个魔爪，借给德义家三斗秕谷子，当去了德义家的三亩地。惊人的高利盘剥，驴打滚利息，不几年时间，德义家就欠下了还不清的阎王债。现在遇到灾荒年，阎喜顺怎能放过发财的机会呢？

狗地主阎喜顺思索了一会儿，咬着牙恶狠狠地说：“姓李的，你不要不识抬举，我家向来以仁义为重，积德行善。当初我看你家日子过不去，把好谷子借给你，今年受灾，我家也不宽裕，而你却要拖账，还要不要良心？”

德义的父亲眼里气得冒火，辩驳说：“天不下雨，庄稼不收，哪里弄来粮食给你！”

狗地主阎喜顺张牙舞爪地骂道：“你红口白牙吃了我的，现在不还债不行！没钱，没粮，地不能顶，房子不能抵？”

德义的父亲一听，头轰的一下，象晴天霹雳，气得晕倒在地。这三亩地是他们全家的顾命田，没有这三亩地，全家可怎么过呀！

阎喜顺紧逼一步，凶相毕露地喊道：“怎么，舍不得？那好，把钱拿来，没钱我就要圈地、封门！”说罢，他就带

上狗腿子，圈了这三亩地，回过头又封了门，把德义一家赶出门外。

这是什么世道呀！圈了穷人的地，封了穷人的门，还高谈什么“仁义”、“积德行善”，他们行的是什么“仁义”？积的是什么“德”？行的什么“善”？

德义的父亲又气又恨，很快就病倒了。他躺在破窑洞里，一连几天大骂狗地主阎喜顺。由于缺衣少食，更无钱治病，病势一天天加重了。

一天，德义的父亲把全家人叫到跟前，有气无力地说：“我不行了，你们一定要离开这个吃人的——沟西村。”话音未完，就紧闭双眼，离开了这黑暗的世界。夜幕笼罩着大地，全家人放声痛哭起来。这哭声震荡着夜空；夜风伴随着这哭声呼啸。这万恶的旧社会，全家人恨不得把它砸得稀烂！

万恶的地主阶级对德义家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德义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对着奶奶和妈妈说：“狗财主害得我们这样苦，听爹爹的话，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就这样，他们离开了这里。

可是，在那吃人的世道里，走到哪儿，能有穷人的活路？德义一家五口，老的老，小的小，只好背上两条破棉被套，背乡离井去要饭。一天到晚要的残汤剩饭怎能吃饱肚子！德义刚过五岁的妹妹玉珍，不时地伸出干瘦如柴的小手，攀着妈妈的破篮哭闹着：“妈妈，肚子饿，我吃馍馍！”妈妈和奶奶望望天，天是黑压压的天，看看地，地是阴沉沉的地，哪

有吃的东西？八岁的德义和十岁的哥哥，虽然肚子也很饿，但为了使奶奶和妈妈少受辛酸，他俩咬紧牙，忍住饿，跟着奶奶和妈妈向前走。几天以后，一家五口才流落到盘龙西边的台头村，在一孔破窑洞里住了下来。

新 仇 旧 恨

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上毒蛇一样毒。德义一家出了胡同又陷枯井。台头村的大恶霸地主刘积德同样是吃人的魔王。这家伙嘴里哼着“仁义道德”的高调，实际却是满肚子的男盗女娼。他勾结官府，凭借权势，横行霸道，强占农民的土地，掠夺民财。他家常年雇用六、七个长工干活，还雇着几名做饭抱孩子的仆人。霸占着方圆近千亩土地，收大量课租，榨取穷人的血汗。他又用金钱美女，巴结上了伪乡政府官员，结成狐群狗党。他们串通一气，当上了联保处的头子。他又迫不及待地将从开封高中刚毕业的儿子叫了回来，私通五亩乡伪乡长，让他的儿子干上副乡长。从此，刘积德就更是一手遮天了。当地人民称他毒蝎子、地头蛇，对他恨之入骨。

德义一家人住到台头村后，刘积德就打起了鬼主意，他心里盘算：“这些穷汉，虽是老的老，小的小，但我刘家家大业大，老有老的活，小有小的活，让他大小出力卖命，岂不是个便宜。”于是，他就把魔爪伸进这个破窑洞里。

天下穷人心连心，受尽了刘积德欺压的几家穷邻居，暗

地里跑来给德义的妈妈报信，这个说：“刘家财大势重，眨眼就坑害人，你可要多留神啊！”那个说：“刘财主是只饿狼，闻着腥味就扑来，进了这狼窝就别想活啦！可千万别上他的当。”

果然一天，刘积德来到了德义的破窑里，假惺惺地对德义的妈妈说：“我是刘积德，行善人家，在这荒乱年景，我不能眼看着你一家人饿肚子。只要给我家帮帮活，保你家老小吃顿饱饭，穿件暖衣。”

德义的妈妈一听到这老家伙的甜言蜜语，便想起穷邻居告诉她的话，知道他不怀好意，就气愤地说：“我们是穷人，沾不了富人的光，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刘积德没想到碰了个钉子，灰溜溜地走开了。

晚上，德义全家坐在破窑洞里，妈妈看着这人间地狱，想着几家穷邻居的好意，对两个孩子说：“孩子，你俩今年都大了，狗地主又在我们身上打主意，得想法寻条活路，不能眼睁睁地在家等死啊！”躺在旁边的奶奶，只觉得喉咙里象塞上一块什么东西，眼里噙着泪水，也抚摸着两个孩子的头说：“奶奶受苦，连累儿孙们也跟上受煎熬。好孩子，你俩也都大了，跟着妈妈、奶奶也是饿死，你们就出去逃个活命吧！”弟兄俩听着奶奶和妈妈的话，又悲愤又辛酸。这一夜，德义和哥哥翻来复去睡不着。天刚亮，弟兄俩就含着辛酸的眼泪，离别了奶奶、妈妈和小妹妹，一个往东，一个往西，离开了这里。

德义兄弟俩走后，刘积德气急败坏，发疯似地嚎叫：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逮不住小的，老的也顶用！”就把气往德义的妈妈和奶奶身上使。德义兄弟俩在家时，讨的东西还能照顾一点年迈的奶奶和年幼的妹妹，可是他们走后，妈妈一人讨饭养活老小，生活更加艰难了，只有用野菜和树叶充饥。德义的妈妈因净吃野菜树叶，胃又酸又疼，就常到窑东边的白土埝上挖白土吃。

狗地主刘积德见事不成，就到处找岔子，硬诬赖德义的妈妈挖坏了刘家的风脉。德义的妈妈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气愤地说：“在这山坡上挖点白土填肚子，犯了你什么王法？”刘积德用龙头棍指天划地发起狂来：“台头村的天是我姓刘的天，台头村的地是我姓刘的地，我地里的土就是不准你们穷光蛋吃！”德义妈听着这老家伙气粗欺人，实在忍耐不下，就指着刘积德的鼻子骂道：“你名字叫得怪好听！你积的什么德？行的什么善？我看你真是‘缺德’！”老家伙见德义的妈妈挖苦了他，顺手给德义妈妈就是两龙头棍。

那时候，一个面黄肌瘦的妇女怎能抵得过这个强盗，被刘缺德毒打了一顿。就这样，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被迫到刘缺德家当了仆役。德义的奶奶给刘家抱孩子打杂，妈妈带着病给刘家做饭、纺线。

娘们俩，被逼进了刘家的高墙深院。这个吃人的阎王殿里，天不明催她们起床，星星满天不让歇工。还经常抬手就打，张口就骂。精神的枷锁，繁重的劳役，使她们整天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在这苦难的岁月里煎熬着。

苦难象魔鬼一样，把德义的一家，死缠住不放。

有一天，德义的奶奶给刘家看孩子，那孩子把手中的馍扔在地上，德义的奶奶拾起来给他，他怎么也不要，奶奶觉着扔掉怪可惜，就随手填到嘴里吃了。谁知这块馒头却引起了大祸，刘缺德的臭老婆看见了，就指着德义的奶奶剜心地骂：“你这老该死，人穷嘴还想富，短我小的食，我看你活得够数了！”说着又连拧带掐地打了一顿。德义的奶奶怒不可遏，想和这母老虎拚了。可她年老体弱，瘦的皮裹骨头，哪能斗得过！年迈的奶奶一气之下病倒了，不几天，这个一辈子做奴隶的老人，含着满腹仇恨，离开了人间。

德义的奶奶死后，妈妈还得整天带病去刘家干那繁重的苦役。沉重的苦役使她变得沉默寡言，灾难的痛苦使她变得坚韧而倔强了。一天，妈妈实在支持不下了，就对母老虎说：“掌柜的，我有病，这几天实在支持不下了，我歇几天看看病吧！”

母老虎一听，不但不许，反而老鼠眼一瞪，满嘴喷粪地骂道：“是牛得拉犁，是马得人骑，是奴隶就得给我卖力。歇几天，说得好听，你想让我白白养活你吗？”

德义的妈妈气愤地说不出话来，她满腔怒火，顿时觉得浑身是劲，她那仇恨的眼光象两支燃烧的火把，射向这个吃人肉喝人血的母老虎，逼得她直往后退。

“你——你疯了，来人把她给我架出去！”母老虎嚎叫着跑回屋里去。德义的妈被狗腿子拉出门外，关上了大门。

奶奶的惨死，孩子的漂泊，地主的折磨，使德义妈妈的病愈来愈重了。破窑里不时地发出一阵阵的呻吟和小女孩的

哭叫声。

俗话说：黄连树上结苦果，苦果虽多却是一条根，穷苦的人心连着心。周围的穷邻居们都伸出援助的手，这家送勺面，那家帮把柴，凑合着过这苦日子。这一勺面一把柴，包含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情谊啊！

夜，凄凉而又黑暗的夜降临了。带着冬意的寒风直往窑洞里钻。德义的小妹妹玉珍冻得在妈妈身边直哭。妈妈慢慢地睁开了眼，想去抱孩子，但手已经不听使唤了。她艰难地呼吸着，费了很大劲，才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珍，妈不行了，我死后……你寻你哥哥去……可要报仇……”小玉珍听到妈妈说“死”，哭得更加厉害了：“妈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呀！你死了叫我怎活呀！妈妈、妈妈……”小玉珍使劲地摇动着妈妈的肩膀喊叫着。但是，妈一动也不动了。七岁的玉珍紧紧地抱着妈妈，哭着喊着。泪水哭干了，嗓子喊哑了，……。

九岁就挥泪离开了母亲的德义，到了离盘龙九十多里的朱阳秦池，给一家地主放牛。他一年四季吃不饱穿不暖。夏天，他饿了，就到山上采些野果充饥，十冬腊月，他穿的是一身破单衣……由于受不了又回到离盘龙不远的一家地主家里当了长工。

德义听说妈妈去世的噩耗，真是晴天霹雳，仇恨的心，快要跳出胸膛。他一到家，捡起一根粗棍，要和刘缺德拚了。这时德义才刚满十一岁，哪能斗过那吃人的地主刘缺德一家。邻居穷哥们怕德义去了吃亏，这个劝，那个拦：“你

年纪小，长大了再报仇也不晚。”在穷哥们的帮助下，用一片烂席埋葬了母亲。

穷人的苦难象山一样重重地压在年幼的德义身上。白天给地主扛活，晚上回来照顾妹妹。小妹妹玉珍，孤苦伶仃，身上无衣，肚里无食，光着脚板四处流浪，后来，被人拐骗失踪了。

德义套着奴隶的枷锁，肩负着生活的重担，在苦难的岁月里又熬过了八个年头。

德义渐渐地长大了，血泪的童年，悲惨的遭遇，磨练了他的斗志。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敦敦实实的身材。象母亲一样刚毅顽强。德义十九岁那年，他从外地扛长工回来了。刘缺德就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想方设法逼德义给他当长工。

德义妈死后，就埋在附近的一片荒草坡上。然而，刘缺德硬说是埋在他家地里了，占了他家的风水。逼着要德义迁走他妈的坟。企图用迁坟来威胁德义归顺他。德义听了，肺都快要气炸了。指着埋妈的那片地反驳道：“分明那是一片荒草坡，凭啥说是占了你家的风水？！”

刘缺德暴跳如雷地吼叫：“这里的山山水水，坡上坡下都是我刘家的，穷有穷根，富有富苗，人的命天注定嘛！”

德义想起全家人刚来到这里时，刘缺德就逼着给他做活的情景，一眼就看穿了他葫芦里装的啥药。德义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掂起一把镢头就要去刨坟。这下可急坏了刘缺德这个老狐狸。

刘缺德看到自己的阴谋败露了，拉拉德义的袄襟，装出一副“慈悲”的面孔说：“这片地是我家的老祖业，有名的‘金钱吊葫芦’呀……骨尸好刨，风水难补呀……既然你妈埋到里面，我就把这个好穴子让给你，往后对你有好处。你只要给我干活顶这债就行了。贫沾富光，古之常理嘛！”

德义哪信他这一套，摔掉老家伙，大步走去要刨坟。老家伙被摔个面朝天。这时，刘缺德的狗腿们蜂拥而上，推的推，拉的拉，逼着德义回了村里。刘缺德这个老狐狸软硬兼施，托人说合，德义也想着利用扛活之机，和这个老狐狸斗斗，伸雪他一家人的血海深仇，于是，德义将计就计怀着满腔怒火，就到大地主刘缺德家扛长工了。

奋起反抗

德义进了地主刘缺德家这个狼窝后，真象走进了鬼门关。在这吃人的魔窟里，他度过了一个个炎夏，熬过了一个个寒冬，苦度着灾难深重的日日夜夜，一连给刘缺德扛了九年活。在这九年的艰难岁月里，他受尽了人间罪，吃尽了世上苦，同时，也炼出了一身穷人的筋骨，穷人的志气。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穷人要解放，要生存，就要斗争。他和长工们一直跟刘缺德大斗、小斗、明斗、暗斗，斗争了九年！

自从德义进了刘缺德家后，长工们对新来的伙伴如同兄弟。年轻的德义也深深地感到阶级的温暖。山杏花开根连

根，被压迫的奴隶一条心。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愿望，把刘家的长工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受尽刘缺德欺压的长工们再也不象以前那样愁眉不展了。德义常与长工们一起出主意，商量对付刘缺德的法子。他们常用怠工、破坏工具等种种办法与刘缺德进行斗争。长工们也都觉得德义扎实憨厚，年轻力壮，个子又高，又有窍眼，大家暗地推他当自己的头头。虽然刘缺德也逐渐觉察到了，但又不愿放掉德义，只有闷生气，表面不得不对德义装好，在别的长工身上出气。

冬去春来，长工的劳动更加繁重了。德义他们被逼得每天总是两头见星星，吃饭在地里，奴隶式的劳动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再也忍受不住了。复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烧，新生的希望在眼前闪亮。长工们个个仇恨满胸膛，怒火高万丈，恨不得一拳砸碎这吃人的世界。一个漆黑的夜晚，刘家院死一般的寂静。受过一天苦役折磨的长工们，围坐在长工屋里，控诉着刘家的罪恶，商讨着对付刘缺德的办法。鸡叫了，长工们谈论着，越靠越紧……。

第二天，天还未亮，一夜没入眠的长工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苦役劳动。长工们赶着牲口又去犁地。长工们劳动，是经常受刘缺德这个老狐狸监视的。这天这家伙又来了。老狐狸一到地头，看看日头升得老高了，只犁了耱那么宽，火了，从地上拾起鞭子，朝小长工王万江的身上就是一鞭。德义见此情景，摔掉手中刚掰开的半个馍，解开牲口前边的连绳，从老狐狸手中夺过鞭子，大喝一声：“来，我给你犁个样子看！”叭叭，叭叭，照准每个骡子抽了两鞭，牲口扬起

蹄子飞跑，前边就是一条深沟。这时，德义心想再抽两鞭，准把骡子惊跑摔下沟底算痛快！

刘缺德心疼他的牲口，托着肥胖的屁股，不要命地跑过去，捞住德义的手，苦苦哀求：“万万不敢这样，你们火气还不小哩，我是见他干活不起劲！”德义这才把鞭子扔在地上，和长工们一块吃早饭。

刘缺德走后，大家商量了一下，第二天鸡没叫，德义就叫醒了长工套犁下地，赶明犁了好几亩。老狐狸来到地里，看着骡子满身的鞭印，浑身的水，耷拉着头拉不动，心疼得干着急，张口结舌地说：“犁缓些，犁缓些！骡子是我的命啊！”

德义与长工们对刘缺德的反抗，使刘缺德在长工们面前丢了丑，对德义更加怀恨在心。

又一次，老狐狸亲自出马，要德义领上长工们去开一道渠，并心怀鬼胎地说：“天旱，庄稼快用水了，渠道还没开，你们都去开渠。要小心，不准把家伙弄坏了，谁弄坏，就要扣工钱。”原来，刘缺德要长工们开渠的地方，满河滩都是牛大的石头，连下镢头的地方都没有，怎能刨进去？刘缺德这个老狐狸心里想：德义是个硬汉子，河滩上满是石头，不好开，肯定要弄坏工具，弄坏了工具就扣他工钱，他从今以后就再不敢损坏工具，也不敢再给自己找麻烦了。想借此来整李德义，以便使李德义服服贴贴地当他的奴隶。

然而，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脱好猎手。人穷志坚骨头硬的李德义，明知这是刘缺德专门寻眼要整他，心里又气愤又

好笑。心想，好吧！咱就来个将计就计，叫你渠也开不成，工具也得坏，工钱也扣不了。到了地里，德义给长工们暗暗使了个眼色，吐了一口唾沫，擦了点“油”，喝道：“干！”丁当一声，一把镢头断成了两截，接着又是一把，两把，一连弄坏三、四把。刘缺德恼羞成怒地骂道：“你们是瞎子，眼长到屁股后头啦！”

德义冲到老家伙面前，叉开两腿，昂着头，挺起胸，一手斜插在腰间，一手将一把镢头推给老家伙，毫不示弱地说：“来，你干个样子，给我们看看！”

老家伙一看德义中计，就得意忘形地说：“那么好吧！咱丑话已讲在前头了，损坏工具要罚款，这也是我家的老规矩，每人扣工钱二块大洋。”

倔强的德义既不恐惧又不哀求，他怒视着满脸横肉的刘缺德，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气愤地说：“刘缺德，你安的什么心，这满河滩的石头，叫我们怎么开，你这不是硬逼着鸭子上架吗？扣工钱，你的活我干不了，不干了！”

长工们一拥而起齐声吼道：“我们挣的工钱，不够你扣，你家的活，我们也不干了！！”

长工们的怒吼把刘缺德这个老狐狸吓得缩成一个团球，拉下铁青的死脸，向后倒退了几步。恐惧起来，心想：眼看麦子熟了，长工们要是真的不干了，怎么办呢？此刻又摆出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脸色，向长工们苦苦哀求说：“你们不能走啊，刚才我是一时的糊涂，说了句错话。”德义和长工们一哄而笑。刘缺德抓鸡不着反丢了一把米，无趣地走开了。

旧社会死个穷人不如一只鸡，而富人死了，周围村庄的穷人一个也不得安宁，更忙坏了长工。地主家的年老人死后儿孙们守灵坐草，而年轻人死了，无人去守，硬逼着叫长工们守灵。

这一年刘缺德的儿媳妇死了。白天抓住长工们干繁重的农活，晚上又叫长工守灵，磨面，担水办丧事。德义他们非常气愤。于是，就商议：他不叫我们安生，我们也不能叫他好过……那天晚上，除了几个长工办其它事外，只剩下德义和另一个长工。刘缺德还叫他们去磨面，德义在去磨面时，用加了油的干柴放在死人床下，用小油灯点着。不大一会，放尸的房子里冒出了火焰。这时的地主院，象被捅了窝的马蜂乱了营，一家老小乱跑乱窜，一群狗腿子闯进屋去，扑灭了火，而尸体已成了灰烬，房子差点也燃着了。刘缺德干气，不出汗。猜想：到底是人点着的，还是灯跌下来燃着的？若是人点着，肯定又是德义干的，但他知道德义是不好惹的，没有十分的把握是不能随便触动他的。只好对众人说，是灯跌下来燃着的，这才把此事了结。

从此，刘家死了人，再也不叫长工们去守灵了。

从这以后，刘缺德不多在长工面前斗心眼了。但他并没有以为在长工眼前吃了亏而罢休。反而更加恼羞成怒了。他又唆使其弟弟刘双喜这条野兽，出来耍威风。

到了农忙季节，长工的日子更难过。五月的天气，长工们天不明就被赶到地里割麦。太阳老高老高了，还是等不着有人送饭，德义和长工们一商量，就地睡起觉来。刚睡倒，

刘双喜挑着饭上来了，一见长工们正睡大觉，就挖心地骂：

“吃熟拿生，偷懒哄人，你们的良心喂狗啦！”

这一次，长工们又都顶上去：“你别满嘴喷粪，你们富人享尽了人间乐事，全是榨取我们穷人的血汗。我们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到头来只挣得仨核桃俩枣，你们到底安的什么心？”

刘双喜指手划脚地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牛吃稻草鸡吃谷，各人有各人的福，你们生就的穷骨头，就得卖力气，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那是老天爷安排的。”

“屁天爷！”长工们一个个冲上去，反驳这个老家伙：

“什么老天爷，老地爷，全是骗人的鬼话！地是我们开，庄稼是我们种，树是我们栽，房是我们盖，我们开垦的土地你们霸占，我们收下的粮食你们抢走，末了，又逼我们扛活，没有我们的穷，哪有你们的富？”

“凭地收租，按债取利，上顺天意，下合国法。”刘双喜强词夺理说。

“住口”！没等那老家伙把话说完，德义满脸通红，浓眉竖起，愤怒的双眼咄咄逼人，指着老家伙的鼻子骂道：

“多少穷兄弟被你逼得妻离子散，多少佃户被你害得家破人亡！你顺的什么意，你合的什么法？你双手沾满了穷人的鲜血，你是地地道道的活阎王！”

德义紧攥着拳头一步步逼近。“你……你……”刘双喜吓得心惊肉跳，嘴唇发抖，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这家伙

一转眼，却恼羞成怒，捞起挑饭的扁担，便朝德义身上打。德义想起几个老人的惨死，小妹妹的失踪，满腔仇恨化烈火，奋勇当先斗仇人！大声骂道：“你这豺狼，吸尽了穷人的血，吃尽了穷人的肉，现在又来行凶，我今天饶不了你这个狗杂种！”他抢先一步，夺过老家伙手中的扁担，照准刘双喜的脊梁就是三扁担，恨不得一下子结果了这条狗命。刘双喜被打得钻到牲口肚子底下，叫爹喊娘，只怕葬送了他的狗命，连声求饶。接着连爬带滚逃走了。

长工们觉得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绝不会就此罢休，都对德义的安全担心，劝德义说：“德义呀！你赶快走吧！不然要遭毒手，……。”

德义说：“我不能走。我走了，你们要受连累，遭祸殃！”长工们又说：“天塌下来，我们顶，你放心去吧！”德义在伙伴们的劝解和催促下，恋恋不舍地辞别了自己的阶级兄弟。

德义逃出去以后，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终日挣扎在饥寒交迫的岁月中。

那年头，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不断加重对农民的盘剥。沉重的徭役和压榨，弄得农民一贫如洗。年初做到年底，落得两个空拳头，糠糠菜菜半年粮，野菜野草填肚肠。而那些不劳而获的地主老财，却穿着绸缎住高楼，鸡鸭鱼肉天天有。这不合理的世道呀，啥时候才能有个尽头！

德义想啊，盼啊！只盼着早日深山出太阳；盼着早日跳出这个吃人的牢笼！



紧 跟 党 走

夜到最黑天要亮，冬到最冷春要来。德义和千千万万穷苦人们久已盼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一九四九年，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彩霞满天，金光万道。毛主席、共产党为灵宝人民驱散了乌云，见到了晴天。李德义和千百万穷苦人民一道被救出了苦海。

灵宝解放了，李德义怀着对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积极参加剿匪反霸斗争，他担任民兵队长，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公审大恶霸地主刘积德的大会上，李德义和广大群众控诉了刘积德欺压农民，剥削农民的滔天罪行。当场枪决了刘积德等恶贯满盈的大坏蛋，给李德义家和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群众报了仇，雪了恨。

一九五四年五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党和毛主席又给他从洛宁一带找回了失踪多年的妹妹玉珍，哥哥也回到了台头村。久别多年的兄妹三人又团聚了，他们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好久说不出话来。他们万分感激毛主席，感激共产党。

德义捧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装入镜框恭恭敬敬地挂在墙上，他望着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无限激动地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救星，我永远不忘您老人家的恩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革命进行到底！”李德义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多少年来，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遵照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带领盘龙大队的党员和贫下中农，顶恶风，战恶浪，打退了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和反扑，粉碎了刘少奇一伙“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九六九年，李德义同志光荣地参加了建国二十周年国庆观礼，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每当他回忆起这最幸福的时刻，总是激动得流下热泪。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德义同志和广大群众一起，狠批叛徒、卖国贼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狠批林彪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狠批反动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德义同志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战天斗地，大干社会主义。在他的带领下，盘龙大队的贫下中农，开展了削山头、填沟壑、建梯田、修水库等战斗。德义同志身兼数职，但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变。他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哪里最困难，最艰苦，他就往哪里冲，人民群众称他是“铁肩膀”。

德义同志在忘我工作，忘我劳动的同时，还与疾病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他身患肺病、脊椎骨增生等疾病，可是，他从来不告诉别人。县委领导同志曾三番五次地劝他住院治疗，他却说：“我的一切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我要把一切交给党，只要活一天，就要挑一天重担。”

解放以来，德义同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日以继夜地工作，“宁叫累死牛，不叫车回头”，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一心扑在革命上，是一个人民群众的“老黄牛”。现在李德义同志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刻苦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永葆革命青春，前进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

（中共灵宝县委宣传部整理）

宁死不屈

退休老红军战士 黄锦思

地主残暴勒索

新县代嘴公社黄家湾东南有个村庄叫斗家山。解放前，恶霸地主韩老七是这一带的土皇帝。一提起他，没有一个穷苦人不恨得咬牙切齿。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家是韩老七的佃户。我二哥从小给韩老七放马，我从小给他弟弟韩老八放牛。我家和千百万的穷苦人一样，受尽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我家门前有一口水塘，这口塘是俺黄家公共用的水塘。塘的西南岸便是俺黄家的宅基地，我父亲在那里栽了一棵泡桐树，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这棵树已经长得象水桶一般粗了。在姐姐出嫁之前，爹把这棵树砍倒了，正在合计给姐姐做柜子的时候，不料，韩老七的儿子韩英少领着一帮狗腿子来了，气冲冲地质问我爹：

“你为什么把我的树砍倒了？”

爹说：“地是我家的，树是我栽的，怎么成了你的树呢！”

“老家伙，你敢还嘴！”韩英少不由分说就拳打脚踢。

我爹忍无可忍，操了他一下。韩英少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声嘶力竭地嚎叫：

“不得了啦，你想造反！来人啊，给我把老家伙绑起来，把树抬走！”

结果，人被绑走了，树被抬去了。

当时，母亲、姐姐和乡亲们个个气得发抖，急得直跺脚。几个血气方刚的穷小伙子，看理不顺，要找韩老七讲理，但那黑暗的旧社会，官府是为他们说话的，哪有穷人的理！换来的却又是一顿毒打。狗地主还仗势勒索了五十串钱，请两桌酒席才算了事。

一波未平，一浪又起。在村对面河边的沙滩上，我家仅有的三分沙地，这是祖先留下的。父亲种了一块黄豆，长得很喜人。就在这时，韩英少骑马练武术，却把这块地当成了跑马场，庄稼全被践踏完了。爹愤怒地拿着地契前去和韩英少讲理：

“韩英少，你为啥要在我的豆地骑马？”

“他妈的！在我的地里怎么长出你的豆子，你还想讹老子的地不成！”韩英少蛮不讲理，反咬一口。

“这块地是我们祖宗留下的，这不是地契吗！……”

“你那地契顶屁用，还能挡住我韩英少跑马不成！”韩英少说着，一抖马缰绳，又跑了起来。

把快要到手的粮食糟踏了还不算，韩英少又买通官府，弄来一张假地契，硬说这块地是他韩家的。结果，这块地硬是叫他霸占去了。

我家仅有的三分地被霸占，家里人又多，只靠种一点佃田收来的粮怎能糊口呢？没办法，父亲就把田边上的荒草砍了烧掉，打算开一片荒地，种一点玉米。船破又遇顶头风。那天风刮得很大，一烧就烧到山上去了。后来多亏邻居穷爷们帮爹灭火，山只烧了一小块。看青的狗腿子韩家登，把这事报告给主子韩老七，韩老七硬说烧了他的山，又仗势勒索了我家四十串钱。

爹在田边上种的一小片玉米，眼看就要成熟了。有一天，韩老七抽大烟抽到大半夜，想吃烧的玉米穗，就叫狗腿子到我家地里掰玉米穗。第二天，爹到地里一看，玉米穗少了一大片，就去找看青的狗腿韩家登说理。那家伙蛮不讲理地说：“老东西，你少罗嗦，玉米是七老爷烧吃了，你能怎么样？！”

爹气愤地说：“穷人开荒种地，你们罚款，老财偷东西还不准人讲，这算什么鬼世道？！”

在那乌云密布的日子里，我们穷人就是这样怀着满腔的血海深仇，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艰难地熬煎着。这吃人的世道，我们恨不得一下把它砸个粉碎！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二八年，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霎时拨开了天上的乌云，穷人第一次见了太阳。在毛主席提出的“一切权力归农会”、“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指引下，成千上万的农民，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群众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第一个就没收了韩老七的财产，

杀掉了地主的心腹、做尽坏事、罪恶累累的狗腿子韩家登。阴险狡诈的狗地主韩英少，吓得屁滚尿流，逃到武汉去了。

印把子掌握在我们穷人手里，一切都变了：我一家人都参加了革命，爹妈是农民协会会员，二哥当选为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妹妹参加了儿童团，我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全家分地十八亩，还分了六间新瓦屋。

正当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兴起，苏区人民巩固和发展革命胜利成果的紧要关头，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李立三、王明一伙，竭力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破坏、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否认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反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强迫当时处于幼小时代的红军去攻打武汉等城市，搞什么全国武装起义，使红军和苏区人民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和破坏。

大哥英勇就义

一九三一年正月二十三日的早晨，太阳刚刚出山，家家户户正升起了炊烟。

突然，村子里响起了枪声。妈和大嫂急忙跑出门外去看。这时，好几家的房子都着了火。父亲喘着气，从外头跑回来，把粪筐一扔：“快，快上山！狗地主带着好多人回来啦！”说着就到牛棚里去拉牛。妈进屋抓起个小包袱，拉住小妹妹莲姑，催着我大嫂子往后山上跑。

忽然妈惊叫了一声：

“啊！老大还没有起床！”

“小侄儿也在大哥那里。”妹妹莲姑也喊了一声。

“我去喊他们，你和莲姑先走。”大嫂子对妈说着就转身向后门跑去。

这时，同我二哥一起正在山上练武的赤卫队员跑过来，对我爹、妈说：“快上后山，我们掩护你们。”说罢，他们就贴着墙根迎着枪声冲上去了。

这些敌人，原来是韩英少带的还乡团和蒋匪正规军两个连，约有五六百人，有三百多条钢枪和几挺轻机枪。而我们赤卫队只有三十几个人，两条枪，其余的尽是梭镖、长矛。敌人又是几年来的第一次突然报复，赤卫队和农民是需要认真对付的。

大哥因为头天晚上开了半夜会，又有点感冒，所以清早还没有起床。当枪声把他从梦中惊醒以后，他便急忙披上棉衣，正要出去，大嫂就跑进屋来，大哥抢一步问：“什么事？哪里枪响？”

“韩英少这个狗杂种回来了！”大嫂急忙回答了一句。

“唔！韩英少回来了？”大哥是个勇敢沉着的人。他很快穿上衣服，穿好鞋子，从床头上拿起他常用的一把红枪矛子，急步走出后门，恰巧与打后面闯进来的还乡团匪徒碰了个面对面。敌人一愣怔，后退了几步，大哥机动灵活，举起长矛，腾地一个箭步冲上去，对着最前头的一个匪徒，用力刺去，那个家伙立即“唉呀！唉呀”地滚向旁边。但在大哥

正要脱身跑走时，后面拥上来一群敌人，十多支枪口对准了大哥的胸膛。

一个提盒子枪的家伙穷凶极恶地嚎叫着：“把他捆起来！”

“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大哥愤怒到了极点。

接着敌人逼问：“你是黄锦炎吧？”

“是又怎么样？”

“你两个当红军的弟弟跑哪里去了？”

“不知道！”这回答吓得匪徒们连缩脑袋。

“哎，你好好说出来，我们会放你的。”狡猾的敌人见硬的不行，就装出和善的样子说。

这时候，有几个匪兵已经冲进我家抢东西去了。留在大门外的几个匪兵，见他的头头用缓和的口气问我大哥，他们就自动把平端着枪放下。大哥看准这个机会，一个箭步上去，一拳打倒了那个匪头。正要去夺枪，却被站在一旁的几个匪兵，用枪托架住，把大哥推到一边。一个恶狠狠的刽子手，举刀照我大哥砍来，大哥高大的身躯，躺在了血泊里，壮烈地牺牲了。

大嫂子面对着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毫无惧色，猛扑上去咬掉刽子手手上的一块肉。然而，寡不敌众，嫂子被匪兵五花大绑地捆起来，连同四岁的小侄儿一齐带走了，直到现在没有音信。

这次正是蒋介石调集九个多师的兵力，向鄂豫皖苏区进行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人仅在我们黄家湾附近几个



村，就杀死了黄秀顺、黄锦荣等二十多人，绑走青年妇女和孩子二十多人，烧毁房子五、六十间，抢走牲口、粮食不计其数。

敌人的滔天罪行，只能激起苏区人民更强烈的仇恨和反抗。

反“围剿”二哥壮烈牺牲

从一九三〇年冬天到一九三二年十月，敌我双方“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十分激烈。新诞生的一支红军，英勇地坚持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与敌人进行战斗。

在这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年月里，我二哥始终在乡苏维埃工作。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斗争，积极配合红军，打民团，保卫胜利果实，使我们黄家湾这一小块苏区的革命红旗，在敌人连续四次反革命“围剿”中，一直迎风飘扬。

一九三四年秋天，这支红军西进陕西，北上抗日去了。在这种形势下，县委也从我们附近的大山上转移到麻城去了。黄家湾方圆二十来里的小苏区，暂时失掉了与红军主力的联系。只剩下三十多名苏维埃的赤卫队了。

斗争的艰苦困难，到了顶点。

黄家湾西韩家山大恶霸地主韩致于，乘机带领他的一千多名还乡团团丁，配合蒋匪正规军打回来了。韩致于扬言“要把黄家湾这块赤色地带杀光、烧光、抢光”。在白色恐怖下，多少穷人惨遭杀害，好多村庄被烧成灰烬。我二哥随

赤卫队日日夜夜战斗在山里，不断打击韩致于的嚣张气焰。韩致于出榜悬赏，要活捉他们，砍头示众。妈非常为二哥担心。每当他回到家里，妈就说：“锦由，外面要捉你们，你们可要当心点哪！”

“妈，你放心，我会多加小心的。”

大哥被白匪杀了，我参加了红军，在妈跟前只有二哥一个人，这叫妈怎能不为二哥担心呢？但是，使妈担心的事终于到来了。

一天，突然有两个赤卫队员来我家报告：

“大妈，锦由挂采啦！”

妈和二嫂随他们到二哥受伤的住地一看，不由得惊叫起来：

“唉呀！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只见躺在那里的二哥脸肿得厉害，还流着黄水，……赤卫队员给她们讲了二哥英勇负伤和牺牲的经过：

一天夜里，赤卫队在我村东峰子岭歇宿。这天天气阴沉，由于叛徒出卖，韩致于的民团紧紧地包围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赤卫队决定突围。我二哥那个战斗小组，勇敢地承担了掩护突围的任务。在掩护小组密集枪弹的掩护下，大多数队员已经从突破口突围出去了。掩护小组的队员们除我二哥外都壮烈牺牲了。这时我二哥的子弹已经打完，正当他跳起来向突破口跑去的时候，突破口已被敌人围拢了。敌人看见只有我二哥一人，就大着胆子嚎叫：

“抓活的！抓活的！”

二哥往东，东面敌人密密层层；二哥往西，西面敌人黑压压一片。敌人象个簸箕面似的从三面围了上来，留下的一面是悬崖峭壁。二哥心想：宁为革命死，也不当敌人的俘虏。他毅然决然地跳下悬崖。

后来，赤卫队在山沟里找到了二哥。

二哥负伤后由于没有好药，伤口越烂越大，由于缺少粮食，身子得了浮肿病；由于在山里转动，风吹雨打，又中了水毒，浑身肿得厉害。不久，二哥就死去了。

妈和二嫂听到这里，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赤卫队员们齐声劝道：

“大妈，你老人家不要难过，锦由牺牲了，还有我们，我们都是你的儿子。我们一定要给锦由和死去的阶级弟兄们报仇！”

二哥的壮烈牺牲，赤卫队员们的安慰，使妈更加坚强起来了。她抹去了脸上的泪水，坚定地说：“孩子们，大妈不难过。有你们在，不愁把这些龟孙匪徒们消灭，你们要记住这个阶级仇，狠狠地打！”

大屠杀爹妈遇害

一九三四年冬，敌人又向苏区发动了新的进攻。他们按照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反动口号，疯狂地屠杀苏区人民。

敌人在苏区把小村并大村，大村筑碉堡，要把山区变成

无人区。凡是红军家属都杀光。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家和黄家湾的红军家属，一起上了峰子岭的黄毛尖上。

爹和他们在山上，最困难的就是没有吃的。带上山的粮食吃完之后，就杀牲畜吃；牲畜吃完了，就只有吃野菜、树皮、草根。天气渐渐冷了，他们带的衣服本来就少，山风又大，又不敢经常烧火生烟，怕惹来敌人。真是又冷又饿。小孩和强壮的人还勉强顶得住，一些年老体弱的人就撑不住了，有些活活地被折磨死了。

十一月间，敌人几次搜山，又捉走了一些人。这时，留在山上的只有四五户人家了。饥饿、寒冷，母亲又有病，逼得他们不得不作下山的打算。

一决定下山，大家把目光集中在二嫂身上，她那样年轻，匪徒是不会放过的。爹无可奈何地劝她说：“孩子，你走吧，爹妈没用，不能留你啦！”二嫂两眼挂着辛酸的泪水，拉住妈的手说：“妈！活，咱们一起活！死，咱们一块死！”妈也不放心二嫂一个人回娘家，怕路上出事，因此，便一同下山了。

黄家湾被敌人破坏得不象样子，但没有驻扎民团，民团都驻在韩家老屋。

爹妈回到家的第二天，几个歪戴帽子斜瞪眼的民团匪徒，由韩家老屋来到我家，拿着一个厚本本冲着爹恶狠狠地说：“老家伙，怎么不跑了？！”

“家是我的，房是我的，想回就回。”爹看也没看他们一眼。

“少罗嗦！你家几口人？”

“三口。”

“他娘的，这上面明明写九口，怎么成了三口啦？”

爹没理他们。

“当红军，当土地委员的儿子呢？”一个坏蛋皮笑肉不笑地逼问道。

“不是你们杀了！”爹怒气冲冲地回顶他们。

“你还硬！”那家伙动手就想打我爹。站在一旁的保长拦住，假惺惺地说：“黄秀田，上司有命令，快把你儿子找回来，一不杀二不押，如果找不回来，你一家可别想上这‘良民簿’！”

从此，他们日夜监视着我家的一言一行。即使小声说句话，也要受到审查和盘问。

一天，我三叔悄悄地告诉爹妈一个不幸的消息：敌人又开始大屠杀了。爹在家呆不住了，不得已又离开了家。可是，民团说爹是去给赤卫队送信的，脚跟脚地监视着爹，在一个深山密林中，把我爹杀害了。

爹被害以后，只有妹妹伴着妈。家里米无一粒，柴无一担，她们一连两天水米没有进口，妈病得更加厉害了。

一天，逼命的民团又来了，他们还是拿着那个厚厚的本子，冲着睡在床上的妈说：“老婆子，你不要装死，快把你儿子找回来！”

妈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不知从哪儿来的那股劲，猛地坐起来骂道：

“好好的一家人，叫你们这些狗东西给害死完了。还要

我去找人，我这孤老婆子还活什么！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总有一天红军会消灭你们的，扒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一个恶狼一样的家伙，举起枪托，狠狠地打在妈那瘦弱的身上，顿时妈晕了过去。

妈醒过来又晕过去，晕过去又醒来……最后，妈喘着微弱的气，对妹妹说：“莲姑，别忘记，告诉你三哥，要报仇呀……”妈的话没说完，就咽气了。十三岁的小妹妹扑在妈的尸体上整整哭了一天一夜。

妈死后，妹妹只得拉起棍子去讨饭。喝残汤，睡草堆，度了半年。就这样，敌人还不肯放过她。不久，妹妹被民团卖给富农邹金德家当童养媳。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一家三口人吃干饭，叫我妹妹喝稀汤，还逼着妹妹砍柴、推磨、担水，干的活比大人还重。稍不顺心，恶婆婆就用棍子抽打，打得妹妹遍体都是伤。

妹妹是受过多年苏维埃教育的儿童团团员。邹家对她的虐待，使她无法忍受，她同恶婆婆辩理、斗争，穷人们也都同情妹妹，都支持她，替她出主意。在群众的帮助下，妹妹逃出了富农邹家这个虎口，到了小蔡庄和贫农李本金结了婚，从此跳出了火坑。

继 壮 志 永 远 革 命

回忆起来，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何止我一家！在国民党

反动统治时期惨遭敌人杀害的何止我一户。

全国解放后，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家也是一样，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大翻身，我的五个孩子都是高中和初中毕业生，有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妹妹家十二口人，大外甥当生产队长，全家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

树有根，水有源。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全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幸福日子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今天，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时刻以战斗的姿态，来保卫红色的社会主义江山。

然而，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却大肆叫嚷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妄图使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和一切牛鬼蛇神重新上台。我们决不能上当受骗，我们决心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不管是明显的，还是暗藏的，原来的，还是新生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阶级敌人，我们决心与他们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我恨透了万恶的旧社会

固始县人民医院护士 李志强

我是固始县人民医院的护士。虽说只有四十来岁，但严重的关节炎病已折磨了我二十多年，每逢关节炎发作时，我那饱含着血泪和仇恨的童年生活，就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我恨透了万恶的旧社会，我恨透了吃人的封建礼教。

骨 肉 分 离

我家住在周口附近的李庄。解放前，全家七口人。房无半间，地无一垄，全靠父亲卖馍卖面过活。一九四二年，百日无雨，遭了大旱灾，庄稼颗粒未收。父亲卖馍卖面的一点本钱，又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匪兵抢走了。生活实在没法子，父亲母亲就领着我和弟弟妹妹去要饭。东奔西跑，指望逃个活命，但在那乌云笼罩的旧中国，千条路，万条路，没有我们穷人的一条生路啊！第二年春天，我小妹妹就被活活的饿死了。眼看全家人生活已到了绝境，我母亲痛心地向我爹说：“为了把孩子养活大，把我……卖了吧。”在我母亲说这话的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爹和妈都不见了。我哭呀，喊

呀，一直到太阳偏西，爹爹才回来。他从怀里掏出两块豌豆饼递给我和小弟弟，流着眼泪说：“孩子，吃吧，这是你妈身上的肉呀！”这年，我虽然才八岁，可也懂得一点事了，我“哇”的一声扑到爹爹的怀里，手里的饼子也掉到了地上。六岁的小弟弟群柱哭叫着说：“我不要饼，我要妈！”爹一看我和小弟弟哭闹起来，忙哄着我们说：“妈走姥姥家啦，过两天就回来了。”从此，我们母子就被这罪恶的世道分离开了。

陷 入 虎 穴

自从妈走后，我白天黑夜都在想着她。一天，我庄上的二流子李尾巴，悄悄地把我叫出去，对我说：“改（我的乳名），我昨天赶集，见到了你姥姥庄上的人，说叫我今个把你带去，咱走吧。”听说妈在姥姥家叫我去，我就满心欢喜地跟着李尾巴到了周口。他把我领到一个大院子里，对一个南方口音的人说：“我昨天给你说的就是这孩子，今天一手交人，一手交钱。”我一听话路不对，撒腿就跑，那个南方人一把抓住我，把我推到一间小屋里。不久，那个人又把我卖给了固始县陈淋子大地主王澜波家当丫环。从此，就落入了虎穴。

在满口“仁义”、“行善”、“积德”的大地主王澜波家里，一年三百六十天，我没吃过一顿饱饭，没喝过一碗热汤，每天挨打受骂。

我十一岁那年冬天，有一天早晨，我冻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去找王澜波的小老婆要棉衣。我说：“给你家干活不给工钱也得给一身棉衣呀！”她把眼皮一翻，骂道：“小畜生，胆真不小，我不找你要饭钱就够‘仁义’的啦，你还敢找我要工钱，快滚出去！”随即把一堆脏衣服扔给我，叫我去塘里洗。我说：“谁欠你的饭钱，我到你家四年了，没见过一个工钱，你讲的是什么‘仁义’！”地主婆哑口无言，我又上前拉她的衣襟，理直气壮地说：“走！找街坊邻居评理去，看谁该给谁钱……”没等我说完，地主婆便气急败坏地从门后拿出一根棍子，照着我的腿就打，已经冻得青肿的腿被打得皮开肉烂，还硬逼着我给她洗衣服。我咬着牙，记着仇，拿着脏衣服，一步一滴泪水，一步一个趔趄，艰难地挪到了塘沿。塘沿上滑得象浇了油，塘里的冰层足有半尺厚，我用棒槌打开冰凌，身子刚弯下，忽地腿弯子一软，眼一黑，一头栽进冰窟窿里。等到帮工伙计和街坊邻居这些阶级兄弟把我救上来，我已浑身麻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整天自称以行善起家的狗地主王澜波，却站在大门口狞笑着说：“哈哈，好大的一条鱼哇！”大伙一听，怒火万丈，厉声喝道：“王澜波，你这混帐东西，人家为你家洗衣服掉到冰洞里，险些儿要了命，你不但不管，还幸灾乐祸，你讲的什么‘仁义’！你安的什么心！”王澜波被质问得目瞪口呆，吓得象狗一样夹着尾巴龟缩到屋里去了。

天下穷人心连心，阶级情谊似海深。邻居老张家把我抬到他家，换上了干衣服，又生火给我取暖。张大娘用汤勺一



內高市風大排 3200元 命火老文 以水干上土建 業出國

口一口地喂了我一碗热米汤。身上得到了温暖，肚子里有了饭食，我才渐渐地苏醒过来。

狗是忘不了吃屎的，豺狼永远改变不了吃人的本性。地主阶级对待我们穷苦人们决不会施“仁政”，哪怕还有一点油水可榨，他们也是不轻易放过的。当我在张大娘家刚能起床，王澜波就又张开了血口：“人是我用钱买来的，快给我滚回去干活！”我真不想离开张大娘家，张大娘也实在不忍心让我再去挨打受气。但有什么办法呢？为了不连累她家，我噙着眼泪又回到了王澜波家。临走前，张大娘对我说：“日后有啥难处，对我说一声，咬牙坚持吧！太阳总有打咱穷人门口过的时候。”

第二年夏季，有一天下午，狂风阵阵，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烟雾缭绕，眼看就要下大雨。我急忙赶着鹅、鸭往村里跑，在路旁老鹰叼走了一只小鸭，地主婆一听说少了一只鸭，象发了疯一样，一蹦三尺高，拿着马鞭子就没头没脑地抽打我，嘴里象喷粪一样骂着：“不中用的东西，……你为啥没把自己丢了。”我理直气壮地反驳说：“这时候老鹰多，五十多只鹅、鸭我哪能看得住！”听了我的辩白，地主婆更是恼羞成怒，一把将我推出门外，拿着马鞭子把住门，嘴里还不停声地骂道：“叫雷打死你这个小畜生！”这时，惊雷怒吼着，雨下得象塌了天似的。我望着阴沉的天空，看着昏暗的大地，抚摸着身上的条条鞭痕，恨不得把这吃人的旧世界砸个稀巴烂。

由于地主婆的多次毒打和寒冬的折磨，今年冬天，我得

了关节炎。遇到阴天或下雨，两条腿就酸疼得不能动弹。这苦日子真难熬啊！但当我想起张大娘说的“太阳总有打咱穷人门口过的时候”这句话时，就使我增添了与狗地主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一九四七年秋季，一天，我出去放鹅、鸭，忽然听到山沟里有人歌唱：“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听到象太阳这几个字时，我想到共产党一定是个大好人，要不，咋跟太阳比呢？晚上回去，我就偷偷地去问张大娘：“共产党是啥样的人？”她说：“在咱大别山里打国民党反动派的八路军，就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毛主席是为咱们穷人谋幸福的，是咱穷人的大救星。”后来，又听说八路军在大别山里斗财主，救穷人。我就想，八路军咋不来斗王澜波呢？

一听说八路军离这里近了，恶贯满盈的王澜波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卧不安。对我越来越狠毒了。一天我放鸭回来晚了，王澜波一见就揪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我气极了，就说：“你再打我，我就去找八路军。”他的小老婆一听这话，立即从锅底里拿出一把烧得通红的火钳照我腿上烙，还恶狠狠地说：“我烙死你，叫去找八路军！”

我挨了这顿毒打后，去找八路军的意志就更坚决了。第四天，趁上午田里没人，我就把一群鹅、鸭赶到塘里，拿着放牧的竹竿跑了。还没跑半里地，想着大白天容易被王澜波发觉，不如等天黑再走，于是，就一头钻进稻棵里躲了起来。由于年纪小不懂事，人藏在稻棵里，放牧的竹竿却直挺挺地

竖着，暴露了目标。王澜波带着几个狗腿子赶来，把我拉了出来。他们反绑着我的双手，一直把我拉到王澜波的厨房里，用一条毛巾塞住我的嘴，接着扒去了我上身的一件破褂子。王澜波这条恶狼用脚踩住我的头发，手拿通红的火钳照我脊背上烙。疼得我汗如雨下，眼一黑就晕过去了。等我醒来时，王澜波已把我锁在后花园一间黑屋里。

太 阳 出 来 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四八年底，太阳终于出来了，固始县解放啦。人民政府依法枪决了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地主王澜波。可是，在这刚刚解放的时候，他的小老婆象条毒蛇，临死还想咬我一口，她想把我偷偷地卖给一家姓彭的当童养媳。我听说了这件事就往外跑，她拚命在后面追我。我指着妖婆大声喝道：“我到乡公所告你去。”她一听这话，吓得站住了。我一口气跑到乡公所，找到了区委工作组。工作组的同志听了我的控诉，就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把我收下了。后来，又把我送到县里，还给我换上了新衣服。县委书记对我很关心，他问我姓啥，叫什么名字。我说姓李，地主给我起名叫富贵。他想了想说：“这名字不好，咱人穷志不穷，就叫个志强吧。”这样，我才有了真正的名字。

这一年，我才十五岁，个子又矮，不能干啥工作。县委书记对县妇联主任说：“这是个苦孩子，你带着她吧。”从此，我就跟着她。她下乡带着我，教我怎样工作。夜晚把住

我的手教我学写字。我记得，当我学会写“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大字时，她高兴得拍手叫好，我心中更是高兴。因为我会用最鲜明、最有力、最简练的文字来表达我的心声了。领导上为了帮助我学文化，又叫我到县直职工业余文化学校学习。一九五一年，成立县医院，党把我送到医院当护理员，一九五四年，党又送我到信阳专区卫生学校去学习。

在党的培养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曾先后四次出席了专区和县的先进工作者会议。一九六〇年元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全 家 团 圆

我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是幸福的，也是温暖的。可是，每逢过年过节，看到人家老小团聚，我就不由地想起久别的亲人，产生找家的念头。但我只记得俺村叫李庄，父亲有个外号，叫倭瓜纽，连父亲的大名都不知道。该怎么找法呢？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党组织。我想，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一定能找到家。一九五四年，我给中共周口镇委去信，请求帮助。镇委回信说：派人先后问了三家，但都不是。一九六三年春，我又给商水县委写了一封信。半个月后，他们回信说：各公社凡是叫李庄的村子，他们派人都去问了，丢失女儿的人家都对不上号。他们把我的信又转给了周口镇委。周口镇委在一次大队干部会议上，负责同志念了我的信。这时，有一位姓高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倭瓜纽这

个人我知道，他住在李庄，现在属西华县管。”阶级情谊多么深啊，他接过了我的信，当天就送到了我家。俺爹一看，连中午饭也没顾得吃，就跑到了周口给我发来了电报。

我的家终于找到了，我含着激动的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同志们都热烈地向我表示祝贺。医院党支部随即给我批了假期，并为我准备了路费，让我回家探亲。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了离别二十一年的家乡。一家人见了面，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

我妈是在一九五七年从安徽省涡阳县回来的。我到家后，弟弟也从宝丰县韩庄煤矿请假回来了。被旧社会拆得五零四散的一家，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团圆了。爹叫着我和弟弟的乳名说：“改、群柱，咱可永远不能忘记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啊！要不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哪会有咱今天的幸福日子。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在旧社会，我家流离失所，灾难一桩接一桩，连条活路都没有。今天，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家团圆，生活美满，真是“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而叛徒、卖国贼林彪，公然挥舞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妄图把我们贫下中农重新推到苦难的深渊，以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实现人类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中共固始县委宣传部整理）

